

凍水紀聞

凍水紀聞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  
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覩有裨世道人  
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  
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旣不濫  
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  
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  
燒成而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  
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鎔鉛質軟



俱不及鋟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鑄思壽世積版或充閭張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

鵝冠體

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鵝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

富過鄴架儲

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堪例埏泥法似疎毀

銅昔悔彼

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排印葺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

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為惜之刊木此慙予既復羨梨棗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涑水記聞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卷一

四十六條

卷二

二十八條

卷三

二十九條

卷四

二十一條

卷五

十七條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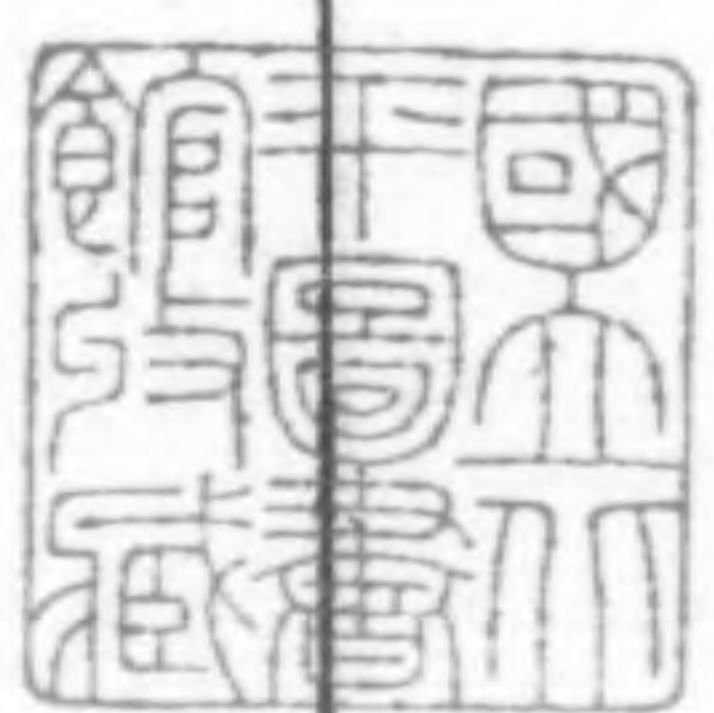
三十六條

卷七

二十二條

卷八

三十五條





卷九

三十九條

卷十

二十七條

卷十一

十四條

卷十二

二十五條

卷十三

十七條

卷十四

二十四條

卷十五

十七條

卷十六

三十條

臣等謹案涑水記聞宋司馬光撰光有易說諸書

已著錄是編襍錄宋代舊事起于太祖訖于神宗

每條皆註其述說之人故日記聞或如張詠請斬

丁謂之類偶忘名姓者則註曰不記所傳明其他

皆有證驗也間有數條不註者或總註于最後一

條以括上文或後來傳寫不免有所佚脫耳其中

所記國家大政為多而亦間涉瑣事案文獻通攷

溫公日記條下引李燾之言曰文正公初與劉道

原共議取實錄國史旁採異聞作資治通鑑後紀

今所傳記聞及日記朔記皆後紀之具也光集有



與范祖禹論修長編書稱妖異有所警戒詎諸有  
 所補益並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于繁無失于略  
 云云此書殆亦是志歟至于記太祖時宋白知舉  
 一事自註云疑作陶穀記李迪丁謂鬪鬪一事前  
 一條稱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帥制罷謂政事惟  
 演乃出迪而留謂後一條稱詔二人俱罷相迪知  
 鄆州明日謂復留為相种世衡遣王嵩反間一事  
 前一條云間旺榮後一條云間剛朗凌招撫保州  
 亂兵一事前一條云田況後一條云郭遠聞見異

詞即兩存其說亦仍通鑑攷異之義也王明清玉  
 照新志曰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  
 文人如黃秦晁張是也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  
 章指為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  
 涑水記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敘劉永年家世  
 載徐德占母事王文公之詆永年常山呂正獻之  
 評曾南豐安簡借書多不還陳秀公母賤之類取  
 引甚多于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盡取王荆  
 公日錄以刪修焉號朱墨本是光此書實當日是



非之所繫故紹述之黨務欲排之然明清所舉諸條今乃不見于書中殆避而刊除歟陳振孫書錄解題亦曰此書行世久矣其間記呂文靖數事呂氏子孫頗以爲諱蓋嘗辨之以爲非溫公全書而公之曾孫侍郎伋遂從而買之上章乞毀板識者以爲譏知當時公論所在不能以私憾抑矣其書宋史藝文志作三十卷書錄解題作十卷今所傳者凡三本其文無大同異而分卷則多寡不齊一本十卷與陳氏目錄合一本二卷不知何人所併

一本十六卷又補遺一卷而自九卷至十三卷所載往往重出失于刊削蓋本光未成之藁傳寫者隨意編錄故自宋以來卽無一定之卷數也今參稽釐訂凡一事而詳略不同可以互證者仍存備攷凡兩條複見徒滋冗贅者則竟從刪其補遺一卷或疑卽李燾所謂日記案書錄解題載溫公日記一卷司馬光熙寧在朝所記凡朝廷政事臣僚遷除及前後奏對上所宣諭之語以及聞見雜事皆記之起熙寧元年正月至三年十月出知永興



而止此卷雖皆記熙寧之事然無奏對宣諭之語  
 且所記至熙寧十年與止于三年亦不符其非日  
 記明甚今仍併入此書共為一十六卷以較舊本  
 卷數雖殊要于光之原書無所竄改也乾隆四十  
 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 臣 陸錫熊

侍講學士 臣 紀昀

纂修官編修 臣 蕭芝

凍水記聞卷一

宋 司馬 光 撰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鎮定奏契丹與北漢合勢入寇  
 太祖時為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受周恭帝詔將  
 宿衛諸軍禦之癸卯發師宿陳橋將士陰相與謀曰主  
 上幼弱未能親政今我輩出死力為國家破賊誰則知  
 之不若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甲辰將士  
 皆擐甲執兵仗集于驛門譟譟突入驛中太祖尚未起  
 太宗時為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驚起



出視之諸將露刃羅立于庭曰諸軍無主願奉太尉為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黃袍加太祖之身眾皆拜于庭下大呼佛萬歲聲聞數里太祖固拒之眾不聽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繫轡駐馬謂將士曰汝輩自貪富貴強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眾皆下馬聽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日毋得輒加不逞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夯市汝曹今毋得夯市及犯府庫事定之日當厚

賚汝不然當誅汝如此可乎眾皆曰諾乃整飭隊伍而行入自仁和門市里皆安堵無所驚擾不終日而帝業成焉

明道二年先公為利州路轉運使光侍食于蜀道驛中先公為光言太祖不夯市事且曰國家所以能混一海內福祚延長內外無患由太祖以仁義得之故也

天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為京城巡檢

案宋史韓通傳作京城內外都巡檢

剛復無謀時人謂之韓瞪眼其子少病偃號韓橐駝頗有智略以太祖得人望嘗勸通為不利通不以為意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內閣聞變遽奔歸軍士王彥昇遇之于路躍



馬逐之及于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太祖以彥昇專殺甚怒欲斬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終身廢之不用太祖卽位贈通中書令以禮葬之自韓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登明德門太祖命將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宰相王溥魏仁溥等皆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爲六軍所逼一旦至

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環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頗謂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請詣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內出制書禪位太祖就龍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祖登殿易服于東序還卽帝位羣臣朝賀及太祖卽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爲人也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鄭教夫云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進之而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爲人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于韓通通愚復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間諺言出軍之日當立點儉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洶洶若此將如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曾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耶太祖默然而出王衍

粹云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于

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太祖即位是月契丹北漢皆自還

太祖初即位亟出微行或諫曰陛下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慮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萬一有不慮之變其可免乎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為天下主雖閉戶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愈數曰有



天命者任自為之我不汝禁也于是眾心俱服中外大

安詩稱武王之德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

虞上帝臨女漢高祖罵醫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乃

知聰明之主生知之性如合符矣此亦得之先公云

太祖嘗見小黃門有損畫壁者怒曰豎子可斬也此乃

天子廨舍汝豈得敗之耶始平公云

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搥者上曰此何以異于常搥

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搥首視之搥首即劍柄

也有刃韜于中平居可以為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

之于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是時此物固足

恃乎魏舜卿云

太祖嘗罷朝坐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行首王繼恩請

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為容易耶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

而誤故不樂耳孔子稱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

而興邦乎太祖有焉

太祖平蜀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

如此欲求無亡得乎見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

太祖初即位頗好畋獵墜馬怒自拔佩刀刺馬殺之既



而歎曰我耽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困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開寶元年羣臣請上太祖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神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謂一統遂卻其奏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歡至醉經宿未嘗不自悔也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于澤州及師還當草制復稱疾上怒謂宰相曰逢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戶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謂之曰克之還必以使相爲賞彬平江南而還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尙多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爲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惜爵位不肯妄與人如此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太祖嘗彈雀于後園有羣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



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尚急于彈  
雀上愈怒舉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  
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  
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太祖幸四京將徙都羣臣不欲留時節度使李懷忠乘  
間諫曰東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萬以  
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將安取之軍府重兵皆在東京

陛下誰與此處乎上乃還

右皆出石介  
三朝聖政錄

潞州節度使李筠謀反其長子涕泣切諫不聽使其長

子入朝且詢朝廷動靜太祖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其  
子以頭擊地曰此何言必有讒人搆臣父耳上曰吾亦  
聞汝數諫諍老賊不汝聽耳汝父使汝來者不復顧惜  
使吾殺之耳吾今殺汝何爲汝歸語汝父我未爲天子  
時任自爲之我旣爲天子汝獨不能少讓之耶其子歸  
具以白筠筠欲謀反有僧素爲人所信嚮筠乃召見密  
謂之曰吾軍府用不足欲借師之名以足之吾爲師作  
維那教化錢糧各三十萬且寄我倉庫事畢之日中分  
之僧許諾乃令僧積薪坐其上剋日自焚筠爲穿地道



于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歸府中耳筠乃與夫人先  
 往傾家財盡施之于是遠近爭以錢糧饋之四方輻輳  
 倉庫不能容旬日六十萬俱足筠乃塞地道焚僧殺之  
 盡取其錢糧遂反引軍出澤州車駕自往征之山路險  
 狹多石不可行上自于馬上抱數石羣臣六軍皆負石  
 即日開成大道筠戰敗于境上走入澤州圍而克之斬  
 筠案宋史李筠傳及袁文  
 薨隔間評並作赴火死遂屠澤州進至潞州其子開  
 城降遂赦之閩士  
 良云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尙康寧嘗與上議軍國事猶呼

趙普爲書記嘗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  
 事也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  
 奏趙普擅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鑪尚有耳  
 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于庭數匝徐使  
 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  
 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  
 祖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  
 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敕戒太祖曰汝萬歲後當次



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首泣曰敢不  
 如母教太后因詔趙普于榻前約為誓書普于紙尾自  
 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太宗即位  
 趙普為慮多遜所譖出為河陽日夕憂不測上一日發  
 金匱得書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為遺書與家人  
 別而後行既至復為相

趙普嘗欲除某人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  
 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  
 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其後果

稱職得其力

太祖時嘗有羣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普  
 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  
 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刑與賞者天下之刑賞非  
 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  
 上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奏右皆趙  
興宗云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  
 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  
 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



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之德無有窮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郡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寢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

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然汝曹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為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以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



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資之者甚厚與結婚姻史度易制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向非趙韓王謀慮深長太祖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斑白之老不覩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為人陰刻當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耶始平公云

太祖既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

其才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賜糧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枝制治于未亂故也始平公云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奮自告曰蕞爾小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力攻必取之固止之曰吾蒐簡訓練汝曹比至于成心力盡矣汝曹悉皆天下精兵之髓實吾之股肱牙爪吾寧不得太原豈可糜滅汝曹于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還



軍士聞之無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

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署修之爲建昌宮晉改命曰大寧宮周世宗後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營之一如洛陽宮之制旣成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宰相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敗生獲之上面責其助亂因謂朕今赦汝汝能爲我用乎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負之陛下雖不殺臣臣終不爲陛下用得間則走河東耳上怒命以

鐵搗搗其首曳出融曰人誰不死死君事臣之福也上曰忠臣也召之于御座前傅以良藥賜襲衣金帶及鞶勒拜太府卿

主帥平江南徐鉉從李煜入太祖責之以其不早勸李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位大臣國亡不能止罪當死尙何所言上悅撫之曰卿誠忠臣事我當如事李氏也太祖聞國子監集諸生講書甚喜遣使賜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爲治之道也

太祖聰明豁達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問資級察內



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密為記籍之每一官缺則披

籍選用焉是以下無遺材人思自效

右皆出三朝訓鑒圖

太祖微時與董遵誨有隙及即位召而用之使守通遠

軍通遠軍今環州是也其母因亂沒胡中上因契丹厚

以金帛贖而與之遵誨涕泣憾無死所黨項羌掠回鶻

貢物遵誨寄聲誚讓之羌懼即遣使謝歸其所掠

太祖使郭進守西土每遣戍卒上輒戒曰有罪我尚能

赦汝郭進殺汝矣不可犯也有部下軍校告其謀反者

上詰問其故軍校辭窮服曰進御下嚴臣不勝忿怨故

誣之耳上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進釋不問使禦河東

寇曰汝有功則我奏遷汝官敗則降河東勿復來也軍

校往死戰果立功而還

張承德周祖之婿也為鄧州節度使有軍士告其謀反

太祖械送之承德笞之十下而已

右皆始平公云

張美為滄州節度使民有上書告美強取其美女為妾

及受取民財四千緡太祖召上書者諭之曰汝滄州昔

張美未來時民間安否對曰不安曰既來則何如對曰

既來則無復兵寇帝曰然則張美全活滄州百姓之命



其賜大矣雖娶汝女汝安得怨今汝欲貶此人殺此人吾何愛焉但愛汝滄州之人耳吾今戒勅美美宜不復敢汝女值錢幾何對曰值錢五百緡帝即命官給美所取民錢并其女直而遣之乃召美母告以美所為母叩頭謝罪曰妾在闕下不知也乃賜其母錢萬緡令遺美曰語汝兒汝欲錢當從我求無為取于民也善遇民女歲時贈遺其家數慰撫之美惶恐折節為廉謹頃之以政績聞美在滄州十年故世謂之滄州張氏龐安道云

周渭連州人湖南與廣南戰渭為廣南所虜其妻莫氏

并二子留在家渭在廣南有官祿矣太祖平廣南得渭喜以為平廣南得一人耳後以為侍御史廣南轉運渭久已改娶使人訪其故妻先與之別二十七年矣妻固不嫁育二子皆長渭欲復迎之妻曰君既有室我不可復往且吾有婦孫居此久不可去渭為具奏詔特爵為縣君并其二子渭皆為奏官張公錫云

周渭為白馬縣主簿大吏有罪渭輒治之太祖奇其材擢為贊善大夫後通判興州事有外寨軍校縱其士卒暴犯居民渭往責而斬之衆莫敢動上聞益壯之詔褒



稱焉

出聖政錄

王明爲鄆陵縣令公廉愛民是時天下新定法禁尚寬吏多受民賂遺歲時皆有常數民亦習之不知其非明爲鄆陵令民以故事有所獻饋明日令不用錢可人致數束薪芻水際令欲得之民不喻其意數日積新芻至數十萬明取以築堤道明年無水患太祖聞之卽擢明知廣州

君倚曰太祖初晏駕時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內侍都知王繼隆召秦王德芳繼隆以太祖傳位晉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而以親事一人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醫官賈德玄坐于府門問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門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恐晉王有疾故來繼隆異之乃告以故叩門與之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敢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隆趣之曰事久將爲他人有遂與王雪中步行至宮門呼而入繼隆使王且止其直廬曰王且待于此繼隆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遂與俱進至寢殿宋后聞繼隆至問曰德芳來耶繼隆曰晉王至矣后



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泣曰  
共保富貴無憂也德立後爲班行性貪故官不甚達然  
太宗亦優容之

太祖時宮人不滿三百人猶以爲多因久雨不止故又  
出其數十人

太祖嘗曰貴家子弟惟知飲酒彈琵琶耳安知民間疾  
苦由是詔凡以資蔭出身者皆先使之監當場務未得  
親民

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  
之大體不必學做文章無所用也

太祖性節儉寢殿設布緣幃簾常出麻屨布衫以示左

右曰此吾故時所服也

右聖  
政錄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韓王屢諫以謂彥卿名位已  
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敕已出韓王復懷之請  
見上迎謂之曰豈非以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別奏  
事罷乃出彥卿宣進之上曰果然宣何以復在卿所韓  
王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未備復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  
勿爲後患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



豈能負朕也韓王曰陛下何以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

正藍元震云

太祖事世宗于檀州曹彬為世宗親掌茶酒太祖嘗從之求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太祖即位常話及世宗舊吏曰不敢負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堯夫云

太祖時宋白知舉疑為陶穀多受金銀取捨不公恐榜出羣

議沸騰乃先具姓名以白上欲託上旨以自重上怒曰

吾委汝知舉取捨汝當自決何為白我我安能知其可

否若榜出別致人言當斫汝頭以謝衆白大懼而悉改其榜使協公議而出之



涑水記聞卷一

涑水記聞卷二

宋 司馬 光 撰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太祖末關中羣盜有馬四十匹常有怨于富平人志必屠之驅略農人使荷畚鍤隨之曰吾克富平必夷其城



郭富平人恐羣詣荆姚見同州巡檢侯舍人告急舍人  
素有威名率衆伏于邑北羣盜聞之捨富平不攻而去  
舍人引兵于邑西邀之令士皆傳弩戒勿妄發曰賊皆  
有甲不可射射其馬無具裝又劫掠所得非素習戰也  
射之必將驚潰旣而合戰衆弩俱發賊馬果驚躍散走  
縱兵擊之俘斬殆盡餘黨散入他州巡檢獲之自以爲  
功送詣州邑盜固稱我非此巡檢所獲乃侯舍人所獲  
也巡檢怒自詣獄責之曰爾非我所獲而何盜曰我昔  
與君遇于某地君是時何不擒我耶我又與君遇于某

地君是時棄兵而走何不擒我耶我爲舍人所破狼狽  
失據爲君所得此所謂敗軍之卒舉帚可撲豈君智力  
所能獨辦耶巡檢慙而退

至道中國家征夏虜調發陝西芻粟隨軍至靈武陝西  
騷動民皆逃匿賦役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得便宜  
從事不牽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部員  
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長安人歌之曰楊譚見  
手先教鑠林特逢頭便索枷長安多大豪及有蔭戶尤  
不可號令有見任知某州妻清河縣君者不肯運糧譚



鑲而杖之于是莫敢不趨令譚時令民每驢負若干每  
人擔若干仍齎糧若干官為封之須出塞乃聽食怨嗟  
之聲滿道既而京兆最為先辨民無逃棄者諸州皆稽  
留不能比事畢人畜死者十八九由是人始復稱之二  
人以是得顯官譚終諫議大夫特至尚書三司使

李順作亂于蜀詔以參知政事趙昌言監護諸將討之  
鳳翔是時寇準知州密上言趙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  
息不可征蜀授以利柄太宗得疏大驚曰朝廷皆無忠  
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憂國家耳案原本太宗詔太祖  
憂訛有今據李攸宋

朝事實乃詔昌言行所至即止專以軍事付王紹宣案

宣宋朝事實罷知政事以工部侍郎知鳳翔府召寇準參

知政事昌言自鳳翔歷秦陝永興三州入為御史中丞

真宗咸平五年翰林學士王欽若直館洪湛知貢舉京

師豪族有奏名至及第者既而其家分居爭財出其錢

簿有若干貫遺知舉洪學士上怒下御史臺窮治連及

王欽若亦有所受是時欽若被眷遇上大怒以昌言操

意熾險誣陷大臣昌言自戶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貶安

州司馬自是不獲省錄十餘年更屢赦量移放還至祥



符中乃復敘爲戶部侍郎西祀恩遷吏部侍郎卒

李順反太宗命參知政事趙昌言爲元帥昌言爲人辯  
智于上前指畫破賊之策上悅之恩遇甚厚旣行時有  
峩眉山僧茂貞以術得幸謂上曰昌言折頰貌有反相  
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遽遣使者追止其行以兵付諸  
將留少兵令昌言駐鳳州爲後援事平罷參知政事知

鳳翔府

玉原  
叔云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某性褊急數以曾臆決事不  
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旣而果爲朝

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  
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  
訟于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錢于富民不獲乃  
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爲  
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不勝箠楚自誣服具  
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矣若水獨疑之留其獄  
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  
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  
獄詞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得上下皆怪之若



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于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遽垣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奏論其功若

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止人不冤死耳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于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廳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于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晉擢自幕職半歲中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陰陽人狀國家不利八月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



遂散芻粟既而復爲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兵芻粟卽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騎取轉運使盧之翰寶玳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旣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尙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葺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

爾者爲賢爾乃不才如是耶尙留此安候對曰陛下不知臣無能使得待罪二府固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乃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旣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貶招討知秦州

王居日云。案李攸宋朝事實

載此有互異字句而大略相同



曹侍中將薨真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才器可取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已而果然瑋知秦州嘗出巡城以城上遮箭板太高召主者令卑之主者對曰舊如此者久矣瑋怒曰舊固不可改也命牽出斬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諳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諫瑋瑋不聽卒誅之軍中懾伏西蕃犯塞候騎報虜將至瑋方飲啗自若頃之報虜去城數里乃起貫戴以帛纏身令數人引之身停不動上馬出城望見虜陣有僧奔馬徑來于陣前檢

校瑋問左右曰彼布陣乃用僧耶對曰不然此虜之貴人也瑋問軍中誰善射者衆言李超瑋卽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否對曰憑太保威靈願得五十騎裹送至虜陣前可以取之瑋以百騎與之勅曰不獲而返當死遂進至虜陣前騎左右開超射之一發而斃于是虜鳴笳而遁瑋以大軍征之虜衆大敗出塞窮追俘斬萬計改邊繫濠西邊由是懽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瑋則加手于額呼之爲父云

全昭云

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



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

三顯言耶虜聞亟歸告其將盡殺之

伯康云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

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意彬

曰吾聞此人新取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

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

赦也其用意如此

張錫云

楊徽之建州浦城人少好學善屬文有志節是時福建

屬江南亦置進士科以延士大夫徽之恥之乃間道詣

中朝應舉夜浮江津周世宗時及第為拾遺是時太祖

已為時望所歸徽之上書言之及太祖即位將殺徽之

太宗時為晉王力救之曰此周至忠臣也不可殺其後

左遷為峨眉令十餘年不得調太宗即位始召之川為

太子諭德侍講官至兵部侍郎贈僕射徽之性介特人

罕能入其意者雖親子弟不肯奏以為官平生獨奏外

孫宋綬族人自誠徽之疎族也徙居建昌自誠子偉仕

至翰林學士從父弟儀今為祕閣校理

黃希云

光祿寺卿王濟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是時諸道置提



舉茶鹽酒稅官朝廷因令訪察民間事吏之能否甚重其選會京西道缺太宗問左右刑部有好言者為誰左右以濟對上即以授之

魏廷式為益州路轉運使入奏事太宗令以事先詣中書廷式曰臣乘傳來三千七百里之外所奏事固望陛下宸斷決之非為宰相來也奈何詣中書上悅即非時出見之賜錢五十萬遣還官

兗王宮翊善姚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官屬置酒共觀之眾皆褒歎其美坦獨俯首不視王

強使視之坦曰坦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峻急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太宗聞是言時亦為假山

案此上二十一字原本脫去今參證王稱

東都事略補入 亟命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

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太宗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起居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



佐王爲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  
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爲  
之謀耳因命杖之數十召坦慰諭曰卿居王宮爲羣小  
所嫉太爲不易卿但能如此毋患讒言朕必不聽

田錫好直諫太祖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  
月來養成聖性上悅亦重之

右出聖政錄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少善屬文舉進士及第爲大理  
評事知長洲縣太宗聞其名召爲右正言直史館纔周  
歲遂知制誥禹偁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惡之上累

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能戒禹偁爲翰林  
學士上優待之同列莫與比上嘗曰當今文章惟王禹  
偁獨步耳

王禹偁子嘉言爲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  
與之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言曰外人謂劣丈云  
何嘉言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于吾子意  
何如嘉言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相爲善相則譽望  
損矣萊公曰何故嘉言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  
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



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而丈人之于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言所以恐譽望之損也萊公喜起執其手始平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識遠慮則不能勝吾子也公云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爲樞密院使呂端爲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之曰嚮者主上召君何爲準曰議邊事耳端曰陛下戒君勿言于端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職端不必預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

相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于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陛下以爲何如準曰陛下以爲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耳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入覆奏之卽召閣門吏役奏宰相臣呂端請對上召入之端見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況繼遷本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樹怨讎而堅其叛心也上曰然則奈何端曰以臣



之愚請直置于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  
節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  
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死于延州繼

遷尋亦死其子德明竟納降請命

張宗益云

魏王德昭太祖之長子從太宗征幽州軍中夜驚不知  
上所在衆議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銜之  
不言時上以北征不利久不行河東之賞議者皆以為  
不可王乘間入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未晚也王  
惶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呼左右辭以禁中不敢帶王

因入茶果閣門推戶取割果刀自刎上聞之驚悔往抱

其屍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

王宜父云

蘇王元偓太祖遺腹子太宗子養之

楊樂道云

太宗時寇準為員外忤上旨拂衣起欲入禁中準手引  
上衣令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

太宗器重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  
準以虞部員外郎言事召對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朕欲  
擢用寇準當授以何官宰相請用為樞密直學士上沈思  
此官豈所以待準者宰相請用為樞密直學士上沈思



良久曰且使爲此官則可也

陸子云

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沈謹溫厚好學聞酸棗王昭素先生善易往師之昭素喜其開敏謂人曰觀李生才能氣度他日必爲卿相昭素先時著易論三十三篇祕不傳人至是盡以授穆穆由是知名舉進士翰林學士徐台符知貢舉擢之上第除鄂州軍事判官遷汝州防禦判官周世宗卽位求文學之士或薦穆擢拜左拾遺太祖登極游殿中侍御史屢奉使僞國平蜀之初通判洋州又通判陝州坐有罪復免一官久之召爲中允尋以

左拾遺知制誥太宗卽位屢遷至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坐與之同年登進士第降授司封員外郎上惜其才尋命之攷校貢院及御試進士上見其顏色憔悴憐之復以爲中書舍人職任皆如故尋命知開封事有能名遂擢參知政事穆性至孝母病累年惡暑而畏風穆身自扶持起居能適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嘗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毀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食肉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上甚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之良臣奄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國之不



幸也穆贈工部尚書出穆行狀

錢氏在兩浙置知機務如知樞密院通儒院學士如翰

林學士唐子方云

周仁冀事錢俶首建歸朝之策吳越丞相沈虎子者錢氏骨鯁臣也俶為朝廷攻拔常州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俶出虎子為刺史以仁冀代為丞相仁冀說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者也俶深然之太祖時自明州海道入朝太祖禮而遣之太平興

國三年仁冀復從俶入朝盧多遜說上留之勿遣俶朝禮畢數日欲去不獲命又不敢辭君臣恐懼莫知所為仁冀曰今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土禍將至矣俶左右固爭以為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雖有羽翼不能飛出耳遂定速納兩浙地圖請效土為內臣上一再辭讓遂受之改封俶淮海國王俶子惟濬淮南軍節度使兼侍中以仁冀為副俶辭又更除

鄧州案宋史錢俶傳端拱元年春徙封鄧王以仁冀為鴻臚卿案宋史錢俶傳太平

興國三年三月來朝賓佐崔仁冀等賜金銀帶器幣鞍馬有差將校孫承祜沈承禮並為節度使不別著周仁



冀姓名疑即崔仁冀而傳寫互異云

卒之不遷官蓋太宗心亦薄之也方子

孫何丁謂舉進士第未有名翰林學士王禹偁見其文大賞之贈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好合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二人由此詩名大振盧多遜父有高識深惡多遜所為聞其與趙中令為仇曰彼元勳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竟以憂卒未幾多遜敗富公云韓王將營西宅遣人于秦隴市良材以萬數盧多遜陰

以白上曰普身為元宰乃與商賈競利及宅成韓王時為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詣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捐于館不復再來矣

張藏英燕人父為人所殺藏英尚幼稍長擒讎人生鬻割以祭其父然後食其心肝鄉人謂之報讎張孝子契丹用為蘆臺軍使逃歸中國從世宗征契丹藏英請不用兵先往說下瓦橋關乃單騎往城下呼曰汝識我乎我張蘆臺也因陳世宗威德曰汝非敵也不下且見屠藏英素為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門遁去城人開門



請降 張文裕云

涑水記聞卷二

涑水記聞卷三

宋司馬光撰

太祖時趙韓王普為宰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浙王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于韓王置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韓王惶恐頓首謝曰未發書實不知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韓王謝而受之韓王東京宅皆用此金所修也 富公云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  
 余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  
 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  
 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  
 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  
 至十年子孫有乞匄于海上者矣

程熙云

彬入金陵李煜來見彬給五百人使為之運宮中珍寶  
 金帛惟意所取曰明日皆籍為官物不可復得矣時煜  
 方以亡國憂憤無意于蓄財所取不多故比諸降王獨

貧彬克江南入見詣閣門進膀子云敕差往江南勾當  
 公事回時人美其不伐

王禹偁濟州人十餘歲能屬文太平興國八年進士  
 及第補成武主簿改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方獎拔  
 文士聞其名召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  
 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禹偁獻端拱箴以為誠尋  
 以左司諫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王禹偁文章當今天下  
 獨步判大理寺散騎常侍徐鉉為奴巫道安所誣謫官  
 禹偁上疏訟之請反坐奴罪由是貶商州團練副使無



祿種蔬自給徙解州團練副使上思其才復召為左正  
 言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加直昭文館以父老  
 求外補出知單州遭父喪起復至道初召為翰林學士  
 知通進司多所封駁孝章皇后崩喪禮頗不備禹偁上  
 書論之坐出知滁州徙知揚州出宋次道所為神道碑  
 王禹偁為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為外任人內修德  
 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訶邏邊事  
 行間諜以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張犄角  
 下詔感勵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其土地

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  
 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旱

禹偁上疏請節用省役薄賦緩刑

出神道碑

真宗即位召王禹偁于揚州復知制誥修太宗實錄執  
 政疑禹偁輕重其間落職出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鬪食  
 其一冬雷羣雞夜鳴禹偁上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  
 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任其咎上乃命知蘄州尋詔

還朝禹偁已卒

卒于咸平四年五月戊子出宋次道所為神道碑

太宗末王禹偁上言請明數繼遷罪狀募故胡殺之真



宗卽位詔羣臣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因嗣統之慶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屈己而爲人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于下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財賦足兵威強由所養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增員太冗宜皆經制之三曰艱選舉使入官不濫先朝登第近萬人宜糾以舊制還舉場于有司至吏部銓擇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敕注擬四曰澄汰僧尼使疲民無耗罷度人修寺一二十載

容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譽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姦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西夏款附卒如禹偁策而歲限度僧尼之數及病囚輕繫得養治于家至今行之

太宗時禹偁爲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遺馬五十匹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卻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去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馬顧肯虧此價哉禹偁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誅曰事上不同邪居下不諂佞



見善若己有疾惡過仇讎世以為知言

祥符中真宗觀書龍圖閣得禹偁章奏歎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稱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為江都尉即召對擢大理評事皇祐中其曾孫汾第進士甲科以免解例當降仁宗閱其世次日此王禹偁孫也令無降等面問其子孫仕者幾人汾具以對及汾改京官又命優進其秩

出次道

所撰碑

張洎為舉人時張秘在江南已通貴洎每奉謁求見稱從表姪孫既及第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矣以庶僚

遇之必怨洎入骨髓國亡俱仕中國洎作錢俶諡議云

亢而無悔必奏駁之洎廣引經傳自辨乃得解

事見國史

張洎與陳喬皆為江南相金陵破二人約效死于李煜

之前喬既死洎白煜曰若俱死中國責陛下久不歸命

之罪誰為陛下辨之臣請從陛下入朝遂不死太宗時

洎為員外郎判攷功寇萊公判流內銓年少倨貴每入

省洎常立于省門磬折候之萊公悅引與語愛其辨博

遂薦于太宗欲用之而聞潘佑因洎而死薄其為人太

宗好琴棋琴棋待詔多江南人洎皆厚撫之太宗嘗從



容問佑之死于待詔曰人言皆張洎譖之何如待詔對曰李煜自忿佑言切直而殺之非執政之罪也萊公又數爲上言洎學術該富智識宏敏上亦自愛其才久之遂與萊公皆參知政事洎女嫁楊文僑公倨不事姑或效其姑語以爲笑後終出之由是兩家不相能故文僑公修國史爲洎傳極言其短

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時舉進士與趙昌言爭狀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昌言髮禿嗣宗毆其僕頭墜地趣前謝曰臣勝之上大笑卽以嗣宗爲狀

元昌言次之初爲泰州司理參軍路冲知州事嘗以公事忤冲意怒械繫之會有獻新果一盒者冲召嗣宗謂曰汝爲我對一句詩當脫汝械嗣宗請詩冲曰佳果更將新合合嗣宗應聲曰惡人須用大枷枷冲悅卽捨之太宗時嗣宗以祕書丞知橫州上遣武德辛之嶺南訶察民間事嗣宗執而杖之械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畏以此輩爲耳目竊爲陛下不取上大怒命械送嗣宗詣京師既至上怒解喜嗣宗直節遷太常博士通判澶州後知汾州事州有某王廟巫祝假之



以惑百姓歷年甚久舉州信重前後長吏皆先謁奠乃敢視事嗣宗毀其廟熏其穴得狐數十頭盡皆殺之

韓欽

聖云

張開封云梅侍讀詢晚年尤躁于祿位嘗朝退過閣門見箱中有錦軸云胡則侍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視之詢遠避之而過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時人多笑之孫器之云詢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所有愛馬每夜令五人相代牽之將馬不繫于柱恐其繫絆或傷之也又夜

中數自出視之嘗牽馬將乘撫其鞍曰賤畜吾已薄命矣汝豈無分被繡韉耶龔伯建云詢與孫何盛度丁謂真宗時俱在清貫詢好潔衣服衰以龍麝其香數步襲人何性落拓衣服垢汙度體充壯居馬上前如仰後如俯謂吳人面如刻削時人爲之語曰梅香孫臭盛肥丁瘦渝州曰何性落拓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頗尙苛峻州縣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紙本數聯釘于館中何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云器之曰何爲轉運使令人負疆



礫自隨所至散之地吏應對小誤則于地倒曳之故從者憑依其威妄為寒暑所至騷擾人不稱賢度雖肥拜起輕捷為翰林學士時嘗自前殿出宰相在後度初不知忽見趨而避之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于其下朝學士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度告其故中立曰相公問否度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也謂貌睢盱若常寒餓者而貴震天下相者以為真猴形云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主者云縣官日破肉五觔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

子耶中立曰然吾輩官皆員外郎

借聲為園外狼也

敢望園中

獅子乎眾大笑朝士上官闢嘗諫之曰公名位非輕奈

何談笑如此中立曰君自為上官闢

借聲為鼻

何能知下官

口及為參知政事日或謂曰公為兩府談諧度可止矣

中立取除書示曰救命我可本官參知政事餘如故奈

何止也嘗墜馬左右驚扶之中立起曰賴爾石參政也

嚮若瓦參政糞粉久矣中立為參知政事無他材能時

人或以鄭縻方之未幾罷為資政殿學士不復用老于

家



先朝時鎖廳舉進士者時有一人以為奇異試不中皆以責罰為私罪其後詔文官聽應兩舉武官一舉不中者不獲罰景祐四年鎖廳人最盛開封府投牒者至數百人國子監及諸州者不在焉是時陳堯佐為宰相韓億為樞密院副使既而解牒出堯佐子博古為解元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眾議喧然作河滿子以嘲之流聞達于禁中殿中侍御史蕭定基時掌謄錄因奏事上問河滿子之詞定基因誦之先是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坐言事左遷饒州王宮待制王宗道因奏事自陳為王府

官二十年不遷詔改除龍圖閣學士權三可使王博文言于上曰臣老且死不復得望兩府之門因涕下上憐之數日遂為樞密副使當時輕薄者取張祐詩益其文以嘲之曰天章故國三千里學士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于是詔今後鎖廳應舉人與白衣別試各十人中解三人在外者眾試于轉運司恐其妨白衣解額故也慶歷中又詔文武鎖廳試者不復限以舉數故事鎖廳及第注官者皆升一甲今不復升之宋靜曰景祐五年御試進士上以時議之故密詔



陳博古韓氏四子及兩家門下士范鎮宋靜試卷皆不  
 得預攷官奏鎮靜實有文人在場屋有名聲非附兩家  
 之勢得之乃聽攷而降其等級故事省元及第未有在  
 第二甲雖近下猶升之省元及第二甲自鎮始鎮字景  
 仁成都人與兄鎡皆以詞賦著名自吳育歐陽修為省  
 元殿前唱第三過三人則疾聲自言鎮獨默然時人以  
 是賢之靜字子鎮眉州人  
 廬州曾紹齊言其鄉里數十年之間吏治簡易民俗富  
 樂有女不肯以嫁官人云恐其往他州縣難相見也嫁

娶者宗族競為飲宴以相賀四十日而止傷今不然

慶歷五年正月一日見任兩制以上官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賈昌朝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貽參知政

事工部侍郎丁度樞密副使諫議大夫節度使中書門

下平章事軍知陳州章得象軍知澶州王德尚書刑部

節度使軍知永興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端明殿大學

士翰林學士承旨兼龍翰林學士王堯臣見上判官院

使張資政殿學士侍郎西京留守張觀給事中知揚州

州任中師南京留守翰林侍讀學士判農寺楷知青州

王舉正知鄆州富弼



柳植知秦州梁適知鄭州王堯臣宋龍圖閣學士祁並見上樞密

直學士益州文彥博知許州李昭直龍圖閣直學士秦

州孫祖德知徐州張奎給事中知開封御御史中丞高若

府張存劉沆知滑州張錫田况居憂高尚書左丞知杭州給事中知亳州諫議大夫知廣州魏

李知滁州歐陽修國信使王祺同判天章閣待

制知處州張昱之知杭州方偕知渭州程戡知延州孫

安國陝西都轉運使夏安前兩府致仕子太傅張士遜太

期河北都轉運使魚周詢前兩制致仕子太師張耆太

李若谷太子少保任布前兩制致仕子太師張耆太

張安壽曰呂申公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

不差尺寸慶歷中為上相首冠百僚起居誤忘一拜而

起外問謹言呂相失儀是天奪之魄殆將亡矣後十四

日忽感風疾遂致仕以至不起又曰彭內翰乘往在三

館時嘗預釣魚宴故事天子未得魚臣雖先得魚不敢

舉竿是時上已得魚左右以紅絲網承之侍座者畢賀

已而乘同列有得魚者欲舉之左右止之曰侍中未得

魚學士未可舉也侍中曹鄴公利用也乘固已怪之頃

之宰輔有得魚者左右以白網承之及利用得魚復用

紅網利用亦不止之乘出謂人曰曹公權位如此不以



逼近自嫌而安于僭禮難以久矣未幾而敗

景休曰夏竦字子喬父故錢氏臣歸朝爲待禁竦幼學于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則多矣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鉉鉉喜曰可教矣年十七善屬文爲時人所稱舉進士開封府解者以百數竦爲第五貢院奏名第四會其父死于邊竦以死事者子補奉職貢院奏竦所試詩賦優于省元陳堯佐以其幼故抑之未舉請免省試詔許之竦以奉職行父喪服終換丹陽

主簿舉賢良方正及第拜大理評事通判台州秩滿遷光祿寺丞直史館頃之奉詔修史俄知制誥時年二十七又曰宋興以來御試制科人無登第三等者惟吳育第三等下自餘皆四等上竝爲及第降此則落

魯平曰宋初以來至真宗方設制科陳越王曙爲之首其後夏竦等數人皆以制科登第旣而中廢今上卽位天聖六年始復置其後每開科場則置之有官者舉賢良方正無官者舉茂材異等餘四科多不應皆自投牒獻所著文論差官攷校中者召詣閣下試論六首及中



選則于殿廷試策一道五千字以上其中選者不過一二人然數年之後卽爲美官慶歷六年賈昌朝爲政議欲廢之吳育參知政事與昌朝爭論于上前由是賈吳有隙乃詔自今後舉制科者不聽自投牒皆兩制舉乃得攷校

原叔曰趙槩與歐陽修同直館及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修意輕之及修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爲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淡然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修甥嫁爲修從子城妻與人淫亂

事覺時修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者槩獨上書言修以文章爲近臣不可以開房曖昧之事輕加汚衊臣與修踪跡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爲之懼槩亦淡然如平日久之修坐降爲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譬令槩求去乃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爲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美之龐公曰先帝時龍圖閣待制皆更直秘閣下夜召入禁



中訪以外事近歲直者惟申牒託疾而已

李受曰淳化中趙韓王出鎮太宗患中書權太重且事衆宰相不能悉領理向敏中時爲諫官上言請分中書吏房置審官院刑房置審刑院初皆以兩制重臣領之其審刑詳議官皆自臺諫館閣爲之近歲用人頗輕清流皆恥爲之凡天下獄事有涉命官者皆以其獄上請先下審刑既令詳議官投均分之略觀大情卽日下大理寺詳斷官復投均分之抄其節目以法處之皆手自書槩定覆上審刑院詳議官再觀之重抄節目貼黃六

人通觀署定乃奏其有不當則駁下更正之故大理寺常畏事審刑院小屬吏凡有事審刑院用頭子下大理寺大理寺申狀

原叔曰陸參少好學淳謹獨與母居鄰家失火母急呼參不應蹴之墮牀下良久束帶火將至曰大人嚮者呼參未束帶故不敢應及長舉進士及第嘗爲縣令有劫盜繫甚急參愍之呼謂曰汝迫于飢寒爲是耳非性不善也命緩其縛一夕逸之吏急以告參參命捕之歎曰我仁惻緩汝汝乃忍負參如此脫復捕得胡顏見參又



有訟田者判其狀尾而授之曰汝不見虞芮之事乎訟者齋以示所司皆不能解復以見參參又判其後曰嗟乎一縣之人曾無深于詩者人皆傳以爲笑蔡文忠公以爲有淳古之風薦之朝廷官員外郎遷史館檢討著蒙書十卷

師道曰張昇

音便

自知雜左遷知潤州司諫陳旭數言其

梗直宜在朝廷上曰吾非不知昇賢然言詞不擇輕重旭請其事上曰頃論張堯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奈何以一婦人壞之乎旭曰此乃直言人臣所難

也上曰又論楊懷敏苟得志所爲不減劉季述何至于此旭曰昇志在去惡言之不激則聖聽不回亦不可深罪也皇祐二年昇以天章閣待制代杜杞知慶州

又曰杜杞字偉長爲湖南轉運副使五溪蠻反杞以金帛官爵誘出之因爲設宴飲以曼陀羅酒昏醉盡殺之凡數千人因立大宋平蠻碑自擬馬伏波上疏論功朝廷劾其棄信專殺之狀旣而舍之官至天章閣待制皇城使宋安道故名國昌始以醫進景祐初累遷藥局奉御職上藥是時尚楊二美人方有寵每夕竝侍上寢



上體爲之敝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保慶楊太后亟以爲言未能去入內侍省都知閻文應日夕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煩乃許文應召氈車載之出二美人涕泣辭說不肯行文應批其頰罵曰宮婢尚復何云卽載送別宮明日下詔以尚氏爲女冠楊氏爲尼立曹后

道粹曰景祐初內寵頗盛上體多疾司諫滕宗諒上疏曰陛下日居深宮留連荒宴臨朝則多倦色政事如不挂聖懷坐是出知信州又曰呂許公見上體不安故擢

允讓管勾宗室聽換西班官皆公之策也故時自借職十遷至諸司副使及換西班官自率府副使四遷爲遙

郡刺史俸祿十倍于舊國再益廣于今爲遷

案此下似有闕文

又曰范諷性倜儻好直節不拘細行自在場屋與鞠詠滕宗諒遊已有軒輊之名及爲中丞力擠張士遜援呂夷簡意夷簡引已至二府夷簡忌其剛伉久之不敢薦引諷憤激求出知兗州將行謂上曰陛下朝中無臣一且紀綱大壞然始召臣將無益夷簡愈惡之故尋被譴謫



呂相在中書奏令參知政事宋綬編例又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為相矣

涑水記聞卷三

涑水記聞卷四

宋司馬光撰

叔禮為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居逆旅及民家闐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譁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



先給白米此輩見所給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喧譁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之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喧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者拜流汗乃舍之倉中肅然僚佐皆服其能處事翰林學士曾公曰景祐末河東地震京師正月雷上憂災異深自貶損祕書丞國子監直講林瑀上言災異有常數不足憂又依附周易推衍五行陰陽之官上之上

素好術數觀瑀書異之欲爲遷官參知政事程琳以爲不可乃賜緋章服瑀時兼諸王宮教授琳因言瑀所挾多圖緯之言不宜與宗室遊乃罷宮職上每讀瑀書有不解者輒令御藥院批問瑀因是得由御藥院關說于上大抵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會天章閣待制闕講官李淑等薦史館檢討王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旦內以瑀充侍讀是時呂夷簡雖惡瑀欲探觀上意用瑀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耳不若竝進二名更請上擇之衆以爲然明日以洙瑀名進上曰王洙



何如夷簡對曰博學明于經術上曰吾已命瑀矣若何  
夷簡曰請竝用二人乃俱拜天章閣侍講瑀侍上數年  
專以術數悅上意徐復善易召至闕下拜官不受瑀與  
撰天文會元圖上之言自古聖帝卽位皆乾卦御年若  
漢高祖太祖皇帝亦然上以其書問御史中丞賈昌朝  
對曰臣所不習瑀與昌朝辨于上前由是與昌朝不協  
上問瑀太祖卽位之年直何卦瑀對乾卦又問真宗亦  
然上由是不樂益厭瑀之迂談昌朝因劾奏瑀爲儒士  
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惑上聽不可在近侍有詔

落侍講通判歙州後知成州坐事失官遂廢于世

傅求曰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  
以上若短小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爲民議者紛然以爲  
邊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歸鄉閭  
間必相聚爲盜賊緣邊諸將爭之尤甚是時文公執政  
龐公爲樞密使固執行之不疑是歲陝西所免新保捷  
凡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尙五萬餘  
人皆悲涕悵已不得去求曰陝西緣邊計一歲費七十  
貫錢養一保捷是歲邊費凡減二百四十五萬貫陝西



之民由是稍蘇

又曰慶歷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謨猷裨帝力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于上尋亦除諫官

張侍郎曰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州兼青齊一路安撫使轉運使沈邈陳述古之徒輕之數以事侵執中言以卒數萬餘修青州城民間苦之集賢校理李昭遘上言

執中之短詔以昭遘疏示之執中慙恚上疏求江淮小郡詔不許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謂青齊捉賊傅永吉曰沂州君所部也今賊發部中又不能獲君罪大矣永吉懼請以所部兵追之自謂必得賊自青齊歷楚泗真揚入蘄黃永吉自後緩兵驅之賊聞後有兵不敢頓舍比至蘄黃疲敝不能進黨與稍散永吉追擊盡殺之上聞之嘉永吉以爲能超遷閣門通事舍人又遷閣門使入見許升殿上稱美永吉獲倫之功永吉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行之幸



有成耳因極言陳執中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賢執  
中因問永吉曰執中在青州凡幾時對曰數歲矣未幾  
上謂宰相曰陳執中可爲參知政事于是諫官蔡襄孫  
甫等爭上言執中剛復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上  
不聽諫官爭不止上乃命中使齎敕誥卽青州授之且  
諭意曰朕欲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  
卿耳明日諫官復上殿上作色逆謂之曰豈非論陳執  
中耶朕已召久矣諫官乃不敢復言中使至青州諭上  
旨執中涕泣謝恩旣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爲相賈

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異蔡襄  
孫甫所言旣不用因求出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于  
是中書共爲奏云今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旣奏  
上領之退歸卽詔吏出劄子令襄甫且如舊供職衍及  
得象旣署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肯署曰曷者上無  
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  
之執中遂上奏云衍黨顧二人苟欲令其在諫署欺罔  
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懷姦不忠明  
日衍左遷尙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卽日發遣賈昌朝爲



相蔡襄知福州孫甫知鄧州頃之得象出知陳州執中遂爲相

又曰執中之爲相也葉清臣爲翰林學士草其制誥少所褒美慶歷六年夏清臣以翰林侍讀學士自揚州移知汾州過京師袖麻詞草于上前自陳曰臣代王言不敢虛美當執中爲相才德實無可言執中以是怨臣故盛夏自揚州移臣汾州水陸數千里臣誠無罪惟陛下哀之改知澶州至官未逾月改知青州明年夏資政殿學士程琳自知永興軍府移青州執中復奏移清臣自

青州移永興軍清臣官時爲戶部郎中上命遷諫議大夫執中曰故事兩制自中書郎中遷左右郎今遷諫議大夫太優乞且令兼龍圖閣學士上許之故事新除知永興軍府者當有錫賚執中復曰清臣近已得賜遂不與清臣愈憾過京師復于上前力言執中之短上疏及口陳者不可勝數辭龍圖閣學士不受上命與之錫賚亦不受旣而給赴長安上遇執中亦如故或曰往者執中自諫官左遷乘舟東下清臣自兩浙罷官歸道中相遇而爭泊舟之地遂相忿詈由是有隙所從來遠矣



又曰天章閣待制張昱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  
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州抗衡多齟齬不相平  
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徼常廩口  
食通判石待舉以爲虛費申轉運使罷之士卒怨怒遂  
作亂殺知州通判等梟待舉首于木上每旦射之箭不  
能容則拔去更射推都監爲主不從卽以鎗刺之洞心  
刃出于背又推監押韋貴貴曰若必能用吾言乃可衆  
許之遂立貴爲主貴以言論之令勿動倉庫及妄殺人  
且說之以歸順朝廷衆頗聽之會朝廷遣知制誥田況

齋詔諭之況遣人于城下遙與賊語出詔示之賊終狐  
疑不聽稍近城則射之不能得其要領有殿直者徑踰  
濠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欲登城就汝語  
賊乃下索卽援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  
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爲亂由官吏遇汝不  
以理使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  
詔書來諭汝尙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  
爲誕妄耶辭氣雄辯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  
二人登城卽復下索召其所知數人登城賊于是信之



爭投兵下城降卽日開門大軍入收後服者一指揮而坑之餘皆勿問殿直加閣門祇候

保州城未下之時有中貴人楊懷敏

案宋朝事實與張作張懷敏

盪之不協在軍中密奏云賊于城上呼云斬張盪之首我當降願賜盪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往卽軍中斬盪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卽遣中使復還且奏賊初無此言是必怨讎者爲之藉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令何由得行上意乃解盪之落職知虢州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旣而去曇應募兵以選入軍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方急曇平生親友無人敢餉問之者達日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南恩州別駕仍卽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達追哭送之防者遏之達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某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死旁無家人達使母守其屍出爲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



者皆爲流涕殯于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誠隸也非  
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名以取祿仕也獨  
能出于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始終無  
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于曩不過一飯一衣而  
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已而故人臨  
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窺之猶懼其禍之將及己也  
若畏猛犬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  
振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  
必羞之



王景曰管鹽之利唐氏以來可以半天下之賦神功以  
此法令嚴峻民不敢亂煮煉官鹽大售真廟以降緩刑  
罰寬聚斂私鹽多官利日耗章獻時景爲選人始建通  
商之策大臣陳堯咨等多謂不便章獻力欲行之廷謂  
大臣曰聞外多苦惡鹽信否對曰惟御膳及宮中鹽善  
耳外間皆是土鹽章獻曰不然御膳亦多土鹽不可食  
欲爲通商則何如大臣皆以爲必如是縣官所耗失利  
甚多章獻曰雖棄數千萬之耗何害大臣乃不敢復言  
于是命盛度與三司詳定卒行其法詔下各郡之民皆



作感聖恩齋慶歷初范傑復建議官自運鹽于諸州賣之八年范祥又請令民入錢于邊給鈔請鹽朝廷從之擢祥為陝西提刑

又曰太宗初築塘泊非以限幽薊之民蓋欲遏敵寇之奔軼使出一塗見易制耳及楊懷敏為水則乃言可以限絕契丹隄塞其北而稍注水益之漫衍而南侵溺民田無有限極其開合處又三十四里而圖畫密相比以朝廷有澶淵之役敵自梁門遂城之間積薪土為甬道而來曾不留行又況冰凍及自西山或不合處過疑以

明其無益矣去歲河決商胡河朔水災所以甚于往前者以河流入塘泊堰有缺處敏補之水不能北流則愈

南侵也

案此條有訛缺字句

梁寔曰杜杞在廣南誘宜州蠻數千人飲以曼陀羅酒醉而殺之以書詫于寔父自比馬援曰此不足以為吾功力能辦西北顧未得施耳時言事者爭言杞為國家行不信于蠻夷獲小忘大朝廷詰杞之所殺蠻數為卽洞中誅之耶以金帛召致耶杞不能對亦有陰為之助者故得不坐然杞自虞部員外郎數年位至兩制

案杜杞殺



五溪蠻事已見前卷此條  
複出而語句略有不同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學博通書傳善講說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再調大理評事充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詔奭說尚書說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音讀詳明帝稱善因歎曰天以良弼資商朕獨不耶因以切勵輔臣賜奭緋章服累遷都官員外郎侍諸王講賜紫章服

真宗卽位令中書門下諭奭欲任以他官奭對不敢辭爲諸王侍講頃之自職方員外郎除工部郎中充龍圖待制會真宗幸亳州謁太清宮奭上言切諫真宗不納遂爲解疑論以示羣臣俄知密州轉左諫議大夫知河陽還爲給事中奭以父年九十乞解官侍養詔知兗州上卽位召還以工部侍郎爲翰林侍講學士預修先朝實錄丁父憂起復舊官久之改兵部侍郎兼龍圖閣學士奭每上前說經及亂君亡國之事反覆申譯未嘗避諱因以規諷又掇五經切治道者爲五十篇號經典徽言上之畫無逸爲圖乞施便坐爲觀鑒之助時章獻明肅皇太后每五日一御殿與上同聽政奭因言古帝王



早暮見未有曠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幾奏  
留中不報上與太后雅愛重之每進見常加禮久之上  
表致仕上與太后御承明殿委曲致諭不聽所請因詔  
與龍圖閣學士馮元講老子三章禮部尚書晏殊進讀  
唐史各賜帛二百匹改工部尚書知兗州侍宴太清樓  
近臣皆預俄出御飛白書賜羣臣中書門下樞密院大  
字一軸諸學士以下小字各二軸惟爽與太子少傅致  
仕晁迥大小兼賜焉竝詔羣臣賦詩翌日爽入謝承明  
殿上令講老子三章賜襲衣金帶銀鞞勒馬及行賜宴

于瑞聖園上賦詩餞行竝召近臣賦詩士大夫以爲榮  
耕藉恩改禮部侍郎是歲累表乞致仕病甚戒其子不  
納婢妾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年七十有四諡曰宣爽  
舉動方重議論有根柢不肯詭隨雷同真宗已封禪符  
瑞屢降羣臣皆歌誦盛德獨爽正言諫諍毅然有古人  
風采又定著論語爾雅孝經正義請以孟軻書鏤板復

鄭氏所注月令

案唐開元中刪定月令李林甫注初五  
之刊行至宋景祐初從爽言復舊

郊從祀不設席尊不施幕時饗飲福用一尊不設三登  
登歌不雍徹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七位享先農在祈



穀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爽皆言其謬  
闕竝從增改云又建言禮家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實  
則一帝今位號重複不合典禮冬至宜罷五帝雩祀設  
五帝不設昊天帝位乞與羣臣議不行撰崇祀錄樂記  
圖五經節解五服年月傳于時三子瑤虞部員外郎琪  
衛尉寺丞早卒瑜殿中丞

伯京曰馮元孫爽俱以儒素稱馮進士爽諸科及第爽  
數上疏直諫真宗未侍東宮天聖初皆爲侍讀學士十  
年爽因請老詔不許爽請不已乃遷禮部尙書知兗州

上宴太清樓下以餞之又詔兩制三館餞于祕閣爽已  
辭亟行詔追餞席于瑞聖園先是言兩制者中丞不預  
王時爲中丞恥之曰朝廷盛事也吾不可以不預上疏  
請行詔許之上又賜御書以寵之卒于兗州元性微吝  
判國子監公讌日以其家所賜酒充事而取直以歸人  
以此少之無子死之日家資鉅萬子高曰故事直學士  
以上皆服金帶孫爽羸老不勝其重詔特聽服犀帶而  
賜金帶

張述晦之曰十一月夏虜寇承平砦都轄許懷德卻之



寇曰來月見延州城下范雍懼請濟帥十二月以甲五  
午來留半月寇無聞正月初還屯華沼寇又聲言由保  
安來懷德壁承平部署石元孫鈐轄黃德和屯保安以  
禦之李莫驕貪士憤之十七日寇聲言取金明砦莫甲  
以俟逮亥不至釋而寢十八日四鼓寇奄至士叛俘莫  
騁入延十九日寇及城下先是雍聞寇日至亟呼劉平  
至自華沼赴難會大雪平兼行過保安元孫德和以其  
甲巡夕宿白巾未知寇及郭二十日五鼓平台吏議進  
師裨將郭遵曰吾未識寇深淺而瞽進必敗請先止此

偵而進平叱曰豎子驍決乃爾怯沮吾軍遂呼馬乘去  
士未徧食踐雪行數十里寇偽爲雍使督進且曰寇已  
至道隘宜單騎引衆平信之遂進屯五龍川據高自守  
二十一日寇以羸兵先犯之遵陷陣搏戰俘馘而返已  
而再至平軍少利比晚復至爲兩翼以揜之德和乃以  
數千人南遁平軍遂敗寇圍而雍之遵等死二十二日  
旦呼元孫以殘甲數千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  
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騎自山四出絕官軍爲二平與  
元孫俱被執平不復食沒于興州雍以實狀聞乃斲德



和腰賞平元孫家

案宋史劉平傳初德和言平降賊朝廷發禁兵圍其家文彥博龐籍往訊

具得其實遂釋其家德和坐腰斬而延州吏民亦詣闕

訴平戰沒狀遂贈朔方軍節度使兼侍中謚壯武其後

降羌多言平在興州未死及石元孫歸乃知初雍辟計

平沒于興州所記視此較詳而大略相合

用章自副延州被賊圍雍召用章問計對曰惟有死爾

尚何言會其夜雪大作賊撤城下兵去用章以曾勸雍

棄延州詔杖流雍遷知安州

案計用章原本脫姓東都事略附范雍傳云臨邛人

以進士起家至秘書丞從雍辟雍誣以罪竄雷州其後

范仲淹經略延州知用章以忠獲罪奏雪于朝田況亦

以為言起監隨州酒後知龔州終都官

員外郎此條所記未詳今參攷補注

又曰十月一日沿邊部署葛懷敏鈐轄李知和以甲七

萬出屯瓦亭裨將劉賀以胡三萬從行留且半月寇攻

平定平定守郭固鎮戎守曹瑛

案東都事略及宋史皆

葛懷敏傳並作曹瑛

來請援十日進屯鎮戎李知和善郭固請救之懷敏未

應知和請暨瑛先進曰君祿盈庫人今能偷安我不能

也十日遂以甲進寇以羸背餌知和告勝相繼軍中心

躍十日知和過平定十里為寇所窘東告懷敏遂以大

軍赴之適至平定知和已敗還軍中憂寇繼至趙瑜以

數千騎旁出欲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軍後呼噪

軍中閉聲滅火旦輒斂去糧道絕十日懷敏諸將皆欲



還走珣曰來塗寇必有伏若山籠竿往彼無險且非所

意自昏議至四鼓不決珣憤欲斫指眾解之因罷比明

中軍已行眾從之寇躡其後為方陣而行及定川寇分

為二道自兩旁截之軍絕為三中殲前軍脫者十二三

後軍自籠竿盡免案此下脫佚未竟宋史附趙珣于父

敏曹英李知仰王保王文許思純李良振傳附懷敏于父

臣等皆遇害贈官有差懷敏賜諡忠隱趙珣葛懷

西鄙用兵許公呂夷當國增兵四十萬及文公彥為相

龐公籍為樞密使滅陝西保捷八萬事在朔記

儂智高破嶺南十四州狄青平之事在朔記

文公罷三蕃接伴不使侵擾河北虜使大悅

趙抃上言陳相不學無術温成葬多過制度翰措置顛

倒劉湜自江寧移廣州不改待制向傳式自南京移江

充南遷龍直吳充鞠真卿按舉禮生代置事禮生竄銅

出知軍用邪佞崔澤非次除給事中澤治執中獄依違

職酬私隙邵必知常州議決徒刑既自覺舉又更赦宥

邵武軍監當汀州石民英勤入使臣賍罪決配排斥善

廣南牢城本家詎雪悉是虛枉只降民英差遣排斥善

良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既得罪馮京很復任

情迎兒方年十二用嬖人張氏之言累行笞撻窮冬解

自縊而死又一女僕髮自縊而死一家聲狼籍帷簿



信任胥吏貴族招延十秘執中之門未嘗禮一賢才  
 宗姻不免飢寒與語者苗達劉抃義叟之徒  
 所預坐者曾元李賢寧陸准象之輩等八事  
 處台鼎之重測候災變意將奚為

涑水記聞卷四





